

《爱在忧伤的日子》姊妹篇 问题少年的另类青春

2005年度最具深度与特色的乡村青春文学

关于青春，关于忧伤，关于残酷，关于爱，关于死亡，关于荒谬……

爱

文泉杰◎著

在忧伤de日子

II

Ai
zai
you
shang
de
ri
zi



华军出版社

爱

在忧伤de日子. II

文泉杰 著

華齡出版社

年
非
出
印
本
字
家
址
电

支

本

2001年
16.00元

2001年

100009
84039173

8404442 (发11部)
8404442 (发11部)

责任编辑：王文湛

装帧设计：刘苗苗

责任印制：李浩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在忧伤的日子Ⅱ / 文泉杰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5

ISBN 7-80178-213-5

I. 爱... II. 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2873 号

书 名：爱在忧伤的日子Ⅱ

作 者：文泉杰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市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8

字 数：200 千字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16.00 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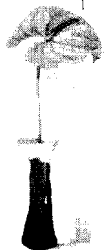
2001年,我在北京的一家网吧看完了《牧枯岭少年杀人事件》,那部影片记录了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忧伤表情和残酷青春。

2002年冬天,我蜷缩在被窝里看完了余华的《现实一种》和《鲜血梅花》,还有苏童的《城北地带》。两年了,我仍然陷入余华用暴力和鲜血构筑的极端世界无法自拔,余华带给我的惊悚是持久的,而苏童忧郁的诗人气质和他笔下弥散着堕落气息的南方世界也深深吸引了我。

这些小说和电影有着一些共同的主题,关于青春,关于忧伤,关于残酷,关于爱,关于死亡,关于荒谬。

2004年,我在湖南永州经历了一段有生以来从未碰到过的酷暑。在这段酷暑里,三年来积压在我内心深处的东西开始蠢蠢欲动,终于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就有了这部小说,一本把青春的残酷涂抹在雪白的墙壁上的小说。小说的结局似乎太残酷了,但我却很无奈,世界本就充满了荒谬感,我的内心也是如此。但我想出了一个好法子:以青春的名义,把献血、死亡这些极端残酷的东西披上一层含情脉脉的面纱,这层面纱是由忧伤编织而成的。当然,这是受苏童的影响。

2004年的酷暑,我仿佛经历了一场极端化的梦魇。在这场梦魇里,我由一个懵懂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带有叛逆性格的血性青年,我以少年忧伤的目光图解成人世界的现实和悲哀。小说中那个偏僻而充满诱惑力的藕香村,遥远而似乎近在眼前。藕香村的那些男男女女,那些风俗尘世,那些观念思想,整个的被“我”少年忧伤的目光解构和重建了。玉珠奶奶和爷爷违背人伦的真爱,少年与



少年之间的血案，涛哥与几个女孩的情感纠葛以及与“我”似是而非的兄弟情谊，执著追求与无奈失落的矛盾，一次又一次的死亡，残忍的、温情的、荒谬的、正常的、偶然的、必然的……一切的一切都充满了悲伤、悲哀、悲壮的色彩。

我像爱自己一样珍爱我笔下的“我”和涛哥，可是我绝没有想到，在他们还没有绝望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绝望了。行走在路上，结束在路上，一切美丽而残忍。我曾幻想着有一天我的身体四仰八叉躺在大漠之中，让漫漫黄沙一点一滴地掩埋我。不知道这是一种逃避抑或是一种背叛？西西弗斯告诉我，我们的人类和整个世界都在经历着一场荒谬的游戏，人类要获得幸福，就必须不断地反抗荒谬的命运。但我对此不以为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西西弗斯那样从反抗中得到幸福，西西弗斯的反抗是软弱的，甚至是一种妥协。还有比这更彻底更决绝的反抗，那就是死亡。于是那个酷暑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突然从梦魇中惊醒，感觉自己的心脏被电击了一下，笔下的人物一个个活灵活现地晃荡在我的眼前。然而顷刻间，他们就灰飞烟灭了。我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毕竟是梦魇呵。我为小说里的人物们留下了一大汪泪水，算是一种悼念吧。

阿门！

我解脱了！

一种新生的力量弥漫全身。

2005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1. 英雄末路	1
2. 鸟岭及尖叫	9
3. 玉珠奶奶	21
4. 神弹帮	27
5. 归宿	30

第二章

1. 决战	42
2. 女人和男人	50
3. 美莲	59
4. 旧梦重温	67
5. 芦苇荡	72

第三章

1. 雪花	83
2. 寻找	88
3. 伤逝	96
4. 十八亩山	105

第四章

1. “母亲”	113
2. 迷乱	114

3. 离开	120
4. 常曼	125
5. 开除	130
6. 云儿	133
7. 郁郁而终	138
8. 游戏	145

第五章

1. 西域	157
2. 大学	170
3. 雕刻时光	180
4. 绝爱	185

第六章

1. 枫树叶	196
2. 结束	205
3. 牧原	215
4. 两个女人	226

第七章

1. 腾格里	235
2. 灭亡	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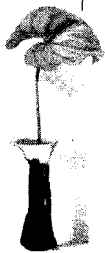
第一章

1. 英雄末路

我至今认为我的忧伤性格是与生俱来的。

我想，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掉我童年时代一个忧伤的场景。对一般人来说，这是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场景，然而，对于我，却不是。

那应该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午后暖暖的阳光如温泉里缓缓上升、飘散的氤氲之气，春风掠过湖面，带起一阵美丽的涟漪，如母亲嘴角边流水一般的摇篮曲。我歪歪斜斜地靠在斑驳、苍老的石灰墙上，我的目光是慵懒的，而且游移不定。我看见一只猫在无奈地叫着春，一只狗眯着眼睛淌着涎水安详地打着盹，一只花白母鸡和一只脊背上一撮毛不知被哪家的野孩子狠心剥掉了的大红公鸡在用它们自以为锋利的爪进行着最无聊的刨土游戏，企图刨出一条蚯蚓或者土里蛙什么的好作为它们的美味。看到这，我不禁笑了，一种嘲弄的笑。嘿嘿，这两只鸡真傻，比我还傻，那么干燥的泥土就算你们刨地三尺也不见得有你们想要的东西。显然那两只鸡们并没有理会我的嘲弄，仍然在卖劲地刨着它们的土，那架势显示出一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豪迈气概。这反倒使我为自己的嘲弄毫无威力而羞愧起来，我转移了自己的视线。于是，我又看到了一辆破旧的板车，它的两只胳膊已经断了，它的下半身由于长期处于积水塘里而生出了苔藓。这辆破旧的板车或许有着辉煌过去，而此刻却如一个苟延



残喘的垂垂老者静静地等待着他最后的归宿，死亡或毁灭。我不忍心再看板车了，于是我把目光又转移到了在天地之间静默着的几座高低不平、参差不齐的瓦屋，与瓦屋仅隔一条羊肠小道的一排相当整齐的泥坯房，积水塘出口处的一丛竹林，当然，还有我眼皮底下的阴沟。只是，我看遍了所有我能看见的东西却始终没有看见一个人。这时候，一阵稍微大一点的风夹杂着竹叶与竹叶摩擦的声音拂面而来，那一瞬间，我幼小的心灵怅然若失，一种莫名的、强大的、浓重的忧伤像冬天的大雾一样裹住了我。我像是被整个世界离弃了一般，全世界的人都离我而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独自咀嚼着孤独的滋味。人呢？人都哪里去了呢？我的目光再一次停留在那破旧的板车上，想象着自己总有一天会像那辆板车一样落魄、潦倒，心里就愈发沉重难过起来，竟不知不觉为那辆板车当然也为自己洒下了一行童年时忧伤的泪水。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四月四号，阳历。在以后的日子里。任何一天的日期都有可能被我轻易地忘掉，唯独这一天我怎么也忘不了。四，四，这两个并不吉利的数字在这一天自觉不自觉地反复在我脑海里闪耀、跳跃。那一天我是如此的忧伤，尽管我至今也无法明白自己到底在忧伤什么，但那一天的忧伤场景对我来说确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多年后，我向朋友描述那个忧伤的场景时，他们听了，对我露出一理解而宽容的微笑，说，你现在看起来确是很忧伤，但你那时肯定没有这种感觉，你只不过把现在的忧伤强加给当时的你罢了。

不，不是的！我绝对没有强加！

朋友听了，又给我一个理解而宽容的微笑，不说话。沉默，并不代表已经默认了。我想朋友并不是真的相信我，只是给我一个面子，不想和我据理力争，那也没必要也没意义。只有一个人不仅完全相信我的话，而且还能深刻地理解我，他说他也有过类似的场景。他后来成了我一生最铁的兄弟。他叫明涛，我们叫他涛哥，比我大六岁，我却觉得他比自己大许多，十六、二十六



……还可以无限大。当然这是后话了。我想，除了涛哥，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能理解我和我的忧伤的人了。我是个忧伤的人，我是个从头到脚都忧伤的人，我忧伤着别人有的忧伤和别人没有的忧伤，我的骨子里流着忧伤的血。我常常这样对涛哥说。

是的，你是忧伤的。涛哥常常这样回答我。

那年我五岁。

我的故事就从我五岁时开始。

五岁的我满脑子里只有“玩耍”这两个字，那样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竟然没有一个人来陪我玩，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以前，只要不上学，大伙都会三三两两陆陆续续地来到这里玩一种叫玻璃弹子的游戏。那天我实在搞不清楚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我在流完了一行童年的泪水后，一个人走下阴沟独自训练起我的指法来。

在这里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玻璃弹子这种游戏。它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游戏，只要你在一定条件下用你的玻璃弹子击中别人的玻璃弹子，那么被击中的那一粒就属于你了。虽然简单，却带有少量的赌博性质。当你的玻璃弹子输光了的时候还可以从别人手中买，大伙达成了协议：一角钱三粒弹子。当然如果是特别好的哥们你也可以卖一角钱四粒、五粒，甚至不要钱。正是这少量的赌博性质激发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对这项游戏的无穷兴趣，终日沉溺其中，无法自拔。很有一些胆大包天的伙伴在功课还没有做完的情况下，从大人们的眼皮子底下偷偷地溜出来，往往正玩的起劲的时候就被凶神恶煞的家长们拎着耳朵哇哇乱叫地回去了。这时候，我就对他们嘿嘿地傻笑，并暗暗庆幸自己的父母不在身边。

我爷爷说，在我生下不到一年里我的父母就去了一个很远远的地方搞副业去了，具体远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我和爷爷两个人住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我奶奶在我还没有出生前就已经



死了，具体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我那么小，知道那么多干嘛呢。我只要有爷爷就够了，只要有爷爷的宠爱就够了。说实话，我爷爷非常宠我，我干什么事情他从来不止我，包括玩玻璃弹子。我呢，也没有因为爷爷的宠爱而娇溺，反而更加听爷爷的话，学习也更好，爷爷就更喜欢我了。每当放学回来，我爷爷总是迫不及待地抱着我亲我的小脸蛋，那密密匝匝的胡子刺得我的脸蛋痒痒的，痛痛的，我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使劲地往我爷爷的怀里钻。

扯远了，还是说说伴我度过整个童年时光的玻璃弹子游戏吧。我非常喜欢这项游戏，不仅仅在于它具有少量的赌博性质，更主要的是我发现自己有玩这种游戏的天赋。我几乎从来没有输过，运气再不好我也能保本。我的指法变幻无穷而且命中率非常高，几乎是百发百中。我最擅长的是“神枪手”指法，中指成直角紧贴拇指甲的右侧，食指直指前方像手枪的瞄准器，中指判断距离的远近适度发力，“砰”的一声，我的弹子几乎总能不偏不倚打中对方的弹子，那标志胜利的一声脆响犹如瞬间怒放的昙花开遍我的心房。凭借着“弹指神功”，我随心所欲地操纵我的弹子在弹林雨海中像一匹骁勇善战的烈马纵横驰骋，所向披靡，每次都是凯旋而归。尽管每次敌手们在我攻击时歇斯底里地喊“放水，放水”，企图扼杀我的士气，但我却临危不惧，仍然把他们杀得落花流水，遍体鳞伤。这还不算，我最让伙伴们吃惊的是，在一定限度内，我的命中率竟然随着距离的增加而上升。这使他们无所适从，防不胜防。

有一次，一位高年级的学生刚神色慌张地走完了他的弹子，看见我的弹子马上又惊呼起来：“妈呀，刚逃出狼穴，又入虎口！”其实他的弹子离我的弹子很远，一般人是无法打中的，但他知道我的厉害。嘿嘿，我诡秘的一笑，毫不客气地张开我的“虎口”无情地吞下我的“猎物”。最让我得意的是，我创下了藕香村至今也没有人逾越的最远攻击而且同时命中两粒弹子的纪



录。当时的情景确实惊心动魄，我的同盟涛哥处于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只有我才能挽救涛哥的性命，轮到我攻击了。如果我不击中涛哥附近的三粒弹子，这三粒弹子在我攻击后闭着眼睛都能把涛哥击毙，但如果能击中三粒弹子中的任何一粒，其他三粒也就是瓮中之鳖了。但当时的情形是，我的弹子离那三粒弹子足足有七米多远，除了尽我最大的努力和叫老天保佑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我只好背水一搏了！玻璃弹子在被我赋予了神圣的力量之后，向着目标笔直地冲去，在靠近目标的时候轻轻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接着，我就听到了那犹如瞬间怒放的昙花一般的胜利之音，紧接着又听到了第二声。

所有的人都惊呼起来，涛哥一把抱起我，猛地亲了我一口。

亮子，亮子，你真行！

亮子，亮子，你真行！

涛哥手舞足蹈地喊叫着。

所有的人都再一次把艳羡的目光聚焦在我的身上，尤其是我的那只手上。很多人看着我的手又看看他们自己的手，然后捏紧了拳头，皱紧了眉头，最后又松开了拳头，叹了口气。哎，哎，哎，我的手看起来和他的手也没什么两样啊，为什么他的手如此神通广大？

和所有的明星一样，几乎在一夜之间，我的美名似乎远飘藕香村的家家户户。走在路上，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向我指指点点。

喏，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神枪手。

看起来年纪不大嘛！

不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嘛！

尽管那次出色的表演是运气帮了我的大忙，但我仍然免不了沾沾自喜一番。这个时候，一个对我致命的打击也向我慢慢地靠拢了。以后，几乎所有的人再和我玩玻璃弹子游戏时，为限制我的优势，都要画一个框，玻璃弹子只能在框内攻击。我对他们的



做法从心底里感到好笑，但我仍然装出很受伤很委屈的模样，让他们觉得他们确实是占了不少便宜。我在赢他们的同时尽量掩饰自己的逼人锋芒，有时故意打偏，给他们一点点甜头。我已经很努力了，也牺牲了很多，但我那并不比远距离攻击差多少的近距离攻击也逐渐让他们感到不寒而栗，畏惧不前。于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些伙伴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很深的默契，他们不再和我玩玻璃弹子游戏了，见了我像见了瘟疫一样慌里慌张地四处逃散，他们怀着深深的嫉妒心理和畏惧心理在故意地排斥我。为了使我的“弹指神功”彻底处于无用武之地，他们竟然处心积虑地新创了一种玩法。新的玩法规定，取消弹指，任何参加游戏的人必须用除大拇指以外的任何一指，以勾指攻击。就这样，一群小男孩为了抵抗一个小男孩的“特异功能”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玻璃弹子游戏大变革运动。这以后，他们再也不逃避我了，还假惺惺地邀请我加入他们的游戏。我知道他们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但我咽不下那口气，也想煞煞他们的嚣张气焰。

哼！你们欺负我，来就来，有什么了不起的！

结果可想而知，那次我输得一塌糊涂，不仅输光了我带来的弹子，还输掉了我一块钱。这是我输得最惨的一次，尽管我输掉的还不及我以前赢回的一个零头，但我仍然为这次的惨败羞愧不已，当然更多的是愤怒。

走的时候，我用燃着火焰的目光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

哼，你们欺负我！总有一天，看我如何收拾你们！

那是一个飘雪的冬天，尽管外边凛冽的寒风吹得糊窗户的纸噼里啪啦地响，尽管在玻璃弹子这种游戏中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看客，但我仍然抵挡不了它的诱惑。我梦想着他们有一天能够重新接纳我，让我东山再起，再次笑傲江湖。我钻出温暖的被窝，草草扒了几口剩饭，就踩着积雪“吱呀吱呀”地来到战场。远远地就看见黑子佝偻着背在不紧不慢地清扫着阴沟里的积雪，玻



璃弹子游戏大变革后，游戏的场地就换到了这条长十米宽四十厘米左右的水泥阴沟里。黑子玩玻璃弹子游戏的瘾比我还大，他总是第一个来到战场最后一个离开。但黑子的运气、技术都不怎么样，总是输，和黑子玩了这么久就没看到他赢过。他最好的一次“战绩”是赢了一粒，还是我故意让他打中的。黑子是个死性子，总是输，但输不怕，输多了就哭，哭了之后就回去偷偷摸摸的掏父母衣服上的口袋，掏了几次被父母发现了，吊着打，打了个半死。

黑子！我叫了一声。

亮子！他小声地应了一句。

我们不用勾指，我们用弹指来玩，好吗？

他们呢？他们来了怎么办？

来了就来了呗！这又不是他们的，只许他们玩就不许我们玩啊！

这——

黑子哈了一口气暖手，犹豫不决。

我趁热打铁——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打中我的你要，我打中你的我不要。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我在乎的是有没有人跟我玩。再说，以黑子的水平，未必能打中我几颗。但黑子似乎很不相信天上能掉下馅饼——

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

骗你是遭天杀的！你不相信？我现在就要你相信！我送你五粒弹子，不要还！

说着，我很有架势地掏出五粒弹子，递到黑子面前。

黑子信了，哆哆嗦嗦地接了我的弹子。黑子真没出息，见了我的弹子骨头都没有了，接的时候手还发抖呢！我和黑子展开了激战，果然不出我所料，整个战场响起的全是属于我的如瞬间昙花怒放的胜利之音，黑子东躲西藏，毫无防守之力。痛快，真是



太痛快了！我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称霸藕香村的光辉岁月，又一次重温了那种奋勇杀敌、所向披靡的绝妙体验。后来，黑子学聪明了，反正我打中他又没有什么损失，何必躲呢？于是，黑子死皮赖脸地硬往我面前靠。嘿，黑子，你还真不要脸啊。来吧，来吧，你黑子算个啥！敢在老虎口中拔牙？来吧，来吧，你来一个我打一个，你来俩个我打一双。黑子沮丧极了，他有点沉不住气了，有点想撤的念头。我看出了他的心思，为了使他继续跟我玩下去，我故意不小心把我的弹子送到他面前。“啪”，像拍死一只苍蝇一样的声音响起，证明黑子打中了我的弹子。哈，打中了，终于打中了！嘿嘿！赢你亮子比登天还难！黑子有点忘乎所以，脸都涨红了。黑子真没出息！我在心里又骂了一句。我和黑子继续玩。不知不觉，我们的观众已经围了满满一圈了，他们不好意思赶我们走，又不能加入我们的游戏，只好耐着性子煞有介事地看着我们。终于有几个年纪大一点的忍耐到了极限，他们一起招呼——

走！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

马上有很多人响应。

走！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

走喽——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离我们而去，我心里乐开了花，哼，你们也有今天？然而，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下贱胚子黑子这时候扔下我给他的五粒弹子散手就跑。我恼羞成怒，边追边喊，黑子，黑子，你给我回来！黑子，黑子，你给我回来！黑子当然不会听我的话，像只飞毛腿一样一泡尿的工夫就跑到队伍中间了。黑子，你他妈的，真不象话！黑子，你小子真不是东西！可我知道，即使我骂破了嗓子，即使我用再狠毒，再下流的话骂黑子，黑子也不会回来了。黑子连同那浩浩荡荡的队伍在我眼中渐渐成为一团模糊的影子，留给我的是一双双异常清晰的雪地上的脚印，那些脚印一个个咧着牙齙着嘴，仿佛都在嘲笑我的无能。



我气极了，跑过去朝着那些脚印乱踩一气，看你们笑，看你们笑！我踩扁你们！我踩死你们！然后，气喘吁吁地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把帽子摘了赌气似的，扔得老远老远。雪仍然在飘飘洒洒，我幼小的心里感到了一阵从来没有过的悲凉，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了“英雄末路”的悲壮。那年我十岁。

后来，还是涛哥帮我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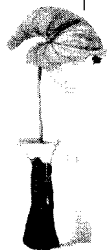
我去找涛哥，向涛哥诉说了我的遭遇。涛哥二话没说，拉着我往那些排斥我的人那里跑。涛哥往他们中间一站，几句话就把他们摆平了。

你们听着，如果你们谁以后不和亮子玩，我揍扁他！你用你们的勾指，他用他的弹指，互不相干！你们晓得用勾指，人家不晓得，你们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家吗？

问题是解决了，这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不和我玩了，只是当我用弹指对付他们的勾指时，从前的优势荡然无存。他们用勾指的熟练程度与我用弹指的熟练程度相差无几，我多年积聚起来的光芒逐渐暗淡下去，我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我终究逃脱不了沦为平庸之辈的命运。

2. 鸟岭及尖叫

四月四日，我五岁。那个下午很美，却没有一个人来陪我玩。那个时候，我才五岁啊，五岁的我有天赋但光芒还没有显露出来，为什么他们不和我玩呢？四月四日，我五岁。五岁的我有点忧伤。我百无聊赖地在阴沟里训练我的指法。我的指法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实在没有必要再进行训练了，但是不这样我又能干什么呢？我实在是太索然无味了，就悻悻的站起来，四下里望了望，企图望见一个人或者什么新奇的东西，可是，没



有，什么也没有。我终于决定回去了。回去吧，回去吧，不回去又能干什么呢？我心里空空的，落落的，恹恹地回家了。

我不知道我爷爷为什么和我一样喜欢发呆，我进屋的时候爷爷就在发呆。我爷爷像一尊雕像一般背靠着后门右侧的墙壁，弓着双腿坐在门槛上望着涛哥家的烟囱发呆。我爷爷老是望着涛哥家的烟囱发呆。我小小的脑瓜子怎么也想不通爷爷为什么老望着涛哥家的烟囱发呆。发呆就发呆吧，望着烟囱有啥意思呢？烟囱有啥好看的呢？光溜溜的一根木头而已嘛。要是在吃饭的前后，还可以欣赏欣赏袅袅上升的炊烟，想象力丰富一点的还可以把它想象成仙女跳舞什么呢。可现在什么都没有啊，连个烟影都没有啊。我问爷爷，爷爷笑而不答，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爷爷总是这样说。是的，我当然不知道啦，我那么小知道什么呢。于是我就认为爷爷很傻。你看你的宝贝孙子多聪明，为什么不像你的宝贝孙子一样躺在草垛子上发呆呢？

我喜欢爷爷用优质的干草为我搭建的草垛子，躺在草垛子上多好啊！躺在草垛子上就像躺在一张舒适的床上，软绵绵的，还有弹性。还可以闻干草非常好闻的气味，可以和天上的云扮鬼脸，可以和天上的飞鸟捉迷藏，还可以享受风妈妈的抚摸，累了，还可以美美地睡一觉。你看，多好啊，躺在草垛子上发呆多好啊！

可爷爷并不理会我，他继续发他的呆。爷爷是能够发呆，因为爷爷有闲，像爷爷这把年纪种上几亩庄稼是绰绰有余的。爷爷也想种啊，可他的子女们不让啊。他们说，您老人家啊，都这把年纪了，应该享享清福了。我们兄妹这么多人难道还怕养活不了您？想想，您把我们拉扯大多不容易啊！娘死得早，您又当爹又当妈，一把屎一把尿的，多不容易啊！现在也该让我们好好孝顺你老了。爷爷听了这些暖心窝子的话，笑呵呵的：不种不种，爹由你们养着、供着就是了。想来，爷爷的命还是不错的。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奶奶虽然死得早，但爷爷好歹也算是顺利地把